

6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该国退出《巴黎协定》。2015年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通过的这一协定，旨在推动全球社会向绿色、低碳和可持续方向发展。在国际社会为改变生态环境不懈努力的当下，美国的做法引发多国不满。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华盛顿邮报》等媒体指出，从酷热的非洲到严寒的极地，都已出现大量深受气候变化影响的气候难民。专家警告，哪怕在气候变化尚未带来实质性影响的地区，民众的健康也受到了威胁。

谁是下一位气候难民？



对爱斯基摩人来说，养狗已经成了负担。

极熊时掉进了冰层，幸好被救了起来。不过，他从此对海冰失去了信任。那次遇到的海冰，跟我这辈子走过的所有冰都不一样。他说。由于海冰破碎严重，当地人逐渐放弃狗拉雪橇的传统出行方式，这一改变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狗。25岁的肯努克住在约有250名村民的克鲁苏克村。他家养了约20条狗，每条都有三四十公斤重，饭量可观。肯努克说，养狗成了沉重的负担，村民们几乎都不想再养了，有人放走不少，还有人狠心宰杀。来此地参观的游客们很难再看到狗拉雪橇的表演。

泰提奥塔，他向新西兰法院提出申诉，同样被驳回。全球第一个气候难民申请案就此告一段落。

英国智库 第三代计划 政策主任班内特 柯林斯指出，越来越多的项目旨在帮助气候难民，但国际社会并没有为他们制定任何协议，也没有关于此类难民的国际性定义。

气候变化不仅是环境问题，还是健康问题。Medicalxpress 网站指出，以美国为例，虽然70%的人已经相信气候变化是真实的，但只有25%认为它会影响到健康。如今，美国医学联盟正在尝试改变这一观点。

很多人觉得气候变化与自己无关。这不是真的。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气候变化传播中心气候与健康项目主任莫纳 萨尔法蒂指出，气候变化损害了许多人的健康。

美国明尼苏达州越来越多的人患上莱姆病。据调查，这种以蜱虫为媒介的螺旋体感染性疾病的出现与气候变化有关。仅在今年，美国已报告了3万多个莱姆病例。

全球在变暖，所以蜱虫活动的时间更长了。更应该注意的是，在全球不断升温的大背景下，莱姆病不是唯一一种传播到新地域的传染病。Medicalxpress 网站强调。

在萨尔法蒂看来，长久以来，无论出于个人原因还是政治原因，人们都忽略了气候变化对自身的损害，未来，气候难民这一概念将不再新鲜。

(摘自《青年参考》6月7日A10版)

布做的，任何人都能闯进来或者烧了我们的帐篷。我们活在恐惧里，晚上我睡得很少。她说。数日前的晚上，侯赛因23岁的邻居阿赫梅丹出去上厕所时被一群男人性侵。难民营的土地太硬，女人们无法挖洞当厕所用，只能等到晚上去营地外圈找地方方便，这令女性被袭击、性侵的案例司空见惯。在非洲之角，应对旱灾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迁徙，甚至跨境迁徙。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能源环境及资源部主任罗布 贝利表示，气候变化将加剧人类的迁徙和流动。

北极变暖 狗拉雪橇变成狗拉船

对住在北极圈周围的爱斯基摩人来说，冰川融化或许意味着世界终



干旱的索马里兰



尼玛 贝拉舍是索马里兰的气候难民，她和侯赛因住在同一个难民营里。

身体衰弱，在逃难途中流产。丈夫发现后，将侯赛因遗弃在血泊中。

没有水和食物，侯赛因向首都的亲戚求援，但现实比她想象的更残酷。他们不欢迎我们。她说，我带着3个孩子住进了难民营。

美国医疗资讯网站 Medicalxpress 指出，干旱天气极易导致新生儿体重偏低，某些情况下甚至会造早产，但这并非女性难民在迁移过程中面临的唯一风险。

由于不像男性那样好找工作，她们中的大多数只能在城郊惶惶度日。有国际组织称，女性难民在迁移的每个阶段都面临暴力、袭击、剥削和性骚扰，在欧洲的土地上也不例外。

侯赛因所住的难民营现有225个家庭，大部分居民是妇孺。这里不是由人道主义机构运营的，难民们必须向这片土地的主人付房租。看到脚下这些石头了吗？我们捡石头，搬到市场里卖钱。她说，捡1吨石头能换6万索马里先令（约合人民币541元）。

流产、并发症和体力劳动让侯赛因痛不欲生，但不付房租的人，帐篷会被烧掉。这个营地没有安全保障，帐篷都是破

张宝钰

索马里兰 孕妇因干旱流产

在被称为非洲之角的小国索马里兰，一场旱灾迫使人们离开村庄涌向城市。我家过去有120头牲口，旱灾一来，它们全死了，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断了。生养了3个孩子的阿米娜阿卜杜尔 侯赛因告诉美国《VICE》杂志。

畜牧业是这个国家的经济支柱，约65%的人口从事放牧养殖工作。如今没有了牲畜，外部救援又不足，成千上万人被迫放弃祖辈的生活方式，到城市谋生。

现在，侯赛因带着孩子住在首都哈尔格萨的城郊，那里聚集了几十个非官方的难民营。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调查，仅在过去3个月中就有近4万索马里兰人因为旱灾逃离村庄。美国气象学会的研究显示，这场旱灾由厄尔尼诺现象触发，因为气候变化而愈演愈烈。

地处非洲东北部的索马里兰与邻国索马里一样，有春秋两个雨季。2016年春季，这里的降雨量很少，秋季甚至滴雨未下，极度干旱对这两个国家带来了灾难性的冲击。

此前，人道主义组织和气候学家已经联合发出警告，倘若再无雨水落下，非洲东北部必将遭遇新一轮饥荒。《国家地理》杂志记者尼娜 斯特罗奇里克写道，干旱自2015年起一直困扰着这片地区，气象专家频频发出警告，灾难却已成定局。在索马里，基础设施匮乏意味着农民只能靠雨水耕种。

包括侯赛因在内，数以万计的难民聚拢到首都。因为喝不到足够的水，侯赛因

她们正在改变就业游戏规则 踏进职场的沙特女性



第一个造出义眼的沙特人是女医生艾拉。

跟鞋出入商场。多数沙特女性还不能像伊朗女性那样摘下面纱。如果不戴面纱，孩子们的家长会反对。一位小学校长说，但越来越多的女高中生只戴头巾，即使她们的长辈坚决反对。在相对开放的城市，不仅有女裁缝设计色彩亮丽的长袍，还有女人在公共场合怡然自得地抽水烟。

近年来，沙特政府派遣数万女性前往西方国家的大学深造，在那里，姑娘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出行、穿衣和驾车。有了高等学历保驾护航，她们中的许多人选择回国，在利雅得等大城市的就业市场上取得一席之地。

2016年，来自吉达的法律高材生扎赫兰创办了沙特首家女性主导的律师事务所，准备好为女性谋取更多权益。她是沙特第一位女律师，相信女人也能为国家法律体系作贡献。未来，她希望能激励更多女性踏足这一行业。

31岁的莫纳目前是美国陶氏化学公司沙特分公司内唯一的女性，她热爱化学，从大学化学工程专业毕业后赴海外留学，如今在陶氏设于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的实验室里，与同事们一起做系统研究。

毋庸置疑，教育对这些女性的影响尤为重要。据英国《卫报》报道，

沙特正在推动赋予女性受教育的权利，该国劳工部长今年年初宣布了一项旨在促进女性就业的计划，希望到2020年将女性就业率提升至28%。

在《VICE》采访的沙特职业女性中，35岁的阿德职业最为特殊，她是演员兼制片人。17岁那年，阿德离开故乡只身赴美留学，在西方文化强烈的冲击下，她没读完法律系就选择退学，进入电影学院从头学习导演专业。



加班后的夜晚，美国陶氏化学公司沙特分公司唯一的女员工莫纳喜欢用骑车来放松。



一家教育机构的联合创始人、培训主管巴思玛下班后用手机回复工作邮件。

家的代表仅限男性，分别是文莱、卡塔尔和沙特。

沙特首度允许女性参加国际体育赛事是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当时被派出的沙赫卡尼和艾塔尔分别参加了柔道和田径项目。据美国《赫芬顿邮报》报道，这两名女运动员原本不在沙特出征奥运会的阵容中，但在沙特即将成为全球最后一个派出全男性奥运代表团的大新闻下，政府临时决定派她们出征伦敦。

沙赫卡尼透露，她们在奥运会开幕的数周前收到邀请函，并获得了国际奥委会补发的外卡，这是为增进平等而邀请特定运动员参与的一种方式。不过，这两名女运动员须穿恰当的服装，由男性监护人陪同出场，而且不能混在男性队伍中。

遗憾的是，这一先例并未形成惯例。在2014年韩国仁川亚运会上，沙特再次派出全男性国家队，政府表示原因在于尚未有女性达到国际竞赛水平。

划时代的一步出现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这一年共有4名沙特女运动员参与，参赛形式同样是外卡。同年7月开始，沙特女性获准入场观赏、参与全国性赛事，或国家主办的各种运动组织。

《赫芬顿邮报》报道称，今年3月，沙特盖西姆省成立了首个妇女委员会，成为该国历史上第一个旨在保护妇女权益的政府机构。不过，外界惊奇地发现，该机构的会议照片显示，这是一届由男性成员组成的妇女委员会。

当地政府回应称，当时参会的并非只有男性，女性参会者在另一个房间通过视频参与会议；对沙特来说，这一组织正是向平权迈出的第一步。

(摘自《青年参考》6月28日B11版)

张宝钰

想要更多权益，她们得一点一滴地努力

当欣德 奥黛比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民事法庭请求剥夺她父亲的监护人身份时，法官们似乎满怀同情。奥黛比向法院陈述，当她还是个少女时，父亲就对她实行强奸和殴打。后来，他禁止她出国，甚至不让她参加母亲的葬礼。她逃出家后，父亲欺骗福利机构将她扭送回家。经过详细调查和慎重考虑，法庭决定保留这位父亲的法定监护人身份，但他从此只对女儿的婚嫁有决定权。

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报道，这一案件2016年在沙特引起轩然大波，法庭的判决推翻了该国传统中男性对女性牢不可破的合法控制，包括对女性上学、工作、旅行、就业、开设银行账户等具体事项的决策权。

作为全球信教比例最高、男性色彩最浓厚的国家之一，沙特的女性几乎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服从男性。美国《VICE》杂志指出，这意味着女性去哪儿、是否接受教育、学习何种技能、能否踏入职场、嫁给

什么人，都由她的父亲、丈夫、兄弟、儿子或其他男性亲戚说了算。自然，女人也不能驾驶汽车。

银行为两性设置单独入口，麦当劳要求前来就餐的男客和女客分别排队，星巴克则明确谢绝女性在露天包厢就坐。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6年发布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沙特的性别平等水平在报告涉及的145个国家中排在第141位。

但这个古老的王国正在改变。2015年12月，沙特女性获得了地方选举投票权。在性别传统表现得尤为突出的就业方面，调查机构盖洛普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的职场上几乎没有留给女性的空间；在少数找到工作的女性中，96%在当老师。

35岁的艾拉在沙特第二大城市吉达经营诊所。她是当地唯一的女性眼科医生，更是第一个造出义眼的沙特人。在专业领域表现卓越的她，被允许开设自己的诊所前，接受了卫生部门足足4年的考察。艾拉告诉《VICE》，她有条件选择去其他国家工作，但她认为留下来更有意义。沙特女性想要获得更多权益，需要她们自己一点一滴地努力。

32岁的罗萨娜也是沙特职业女性的代表之一。作为该国第一位获得企业教练资

格认证的女性，她致力于开设商业课程，帮助其他商业人士成为更高效的领导者。她还与沙特一些职业女性成立了互助圈子。

根据盖洛普的调查数据，沙特是全球女性就业比例最低的国家之一，两性之间的就业比例差距达到22%，且女性失业率极高。为了缩小这一差距，沙特政府正在行动。

黑纱之下，女性开始按自己的意愿生活

事实上，近年来沙特女性的境遇已有所改善，《经济学人》杂志指出，该国越来越多的购物中心和封闭式社区中可以看到女性的身影。过去，她们出行必须有成年男士陪伴。海港城市吉达的海滩上，大胆的女士们褪下黑袍，穿上比基尼。更多人开始在黑纱下面搭配华丽亮眼的衣褶，甚至像欧美的职场女性一样踩着纤细精巧的高



在美国留学时，阿德发现自己想要投身的是影视业，于是从法律系退学。

4年前，阿德回到老家吉达，执导了第一部短片《圣洁》。如今，她正在为自己的第一部剧情片《我和司机》埋头创作。留学生活对她的影响不言而喻。

《经济学人》指出，那些从海外学成归来的沙特女性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其中一些人致力于帮助本国更多的女性启蒙。

32岁的巴思玛是一家教育机构的联合创始人和培训主管，主要工作是向女性提供咨询和培训服务，包括定制教育内容及职场培训等。值得一提的是，这家公司的3位联合创始人都是女性。

向平权迈出一大步

在2012年前，女运动员这种职业在沙特不存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3个国